

武官子弟並不如其他貢生非得住進國子監的舍房裡，上完課程便各自回府，常參自然也不例外。

一進府，就見庶弟常勤在廳外，還未出聲他便已經瞧見她，喜笑顏開地朝她走來。然而話都還沒說一句，趙管事從右側的小徑快步走來，道：「大少爺，大人讓您過去書房一趟。」

「我知道，跟常勤說幾句話就過去。」一瞧庶弟那般引頸期盼的神情，常參心有不忍，不管如何總得與他說上幾句話。

「可是大人已經等候多時。」趙管事說話時，看向常勤的目光有些冰冷。「還是請大少爺先前往書房。」

常參還欲言，常勤就微揪著他的衣角。「父親找大哥肯定有要事，我先回院子了。」話落便快一步離開，半跑半走。

常參不禁嘆了口氣。「趙管事，常勤雖是庶出，但也是父親的兒子。」

「奴才自然明白，只是大人正候著，必是有要事相談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

常參語氣稍嫌不耐地應著，不等回院落換身衣裳便朝外書房走去，等著父親的隨從通報才進了書房。

「父親。」

坐在大案後頭，常謹言眉眼不抬地問：「今日可有見到寧王世子？」

「見到了。」常參恭敬地站在案前，全然不像個十二歲孩子該有的沉穩。

「如何？」常謹言抬眼，示意他在一旁坐下。

常參在案邊的高背椅坐下，沉吟了下才道：「恐怕是個心思極深之人。」

「何以見得？」

「今日下午上了箭術課，那時他與赫商辰一同比試，孩兒見他拉弓的動作和放箭姿態，認定他必定習過箭術，而且不弱，然而他三箭都脫靶，顯然是故意藏鋒。」而且那當頭所有的人都注意赫商辰，根本不會有人注意他。

常謹言聞言，極為滿意地點點頭。「好，很好，你如此觀察入微，不枉皇上眼中你，破格拔擢你為北鎮撫司官校，你要知道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，我在你這個年紀時也沒這般入皇上的眼。」

北鎮撫司專理詔獄，而且直通皇上，就連他這個指揮同知也不得干涉北鎮撫司，然而皇上卻看中常參，刻意將他調入北鎮撫司當官校，這是非常不得了的事，畢竟北鎮撫司官校幾乎都是從民間武試出身，不得世襲，饒是受寵權貴、京城勳貴也進不了北鎮撫司。

然而皇上卻給常參開了前例，常謹言不禁想，也許有朝一日常參接了他的位置，還能一併兼管北鎮撫司，那可真是權傾一方了。

想著，他就對這個兒子更加滿意。

常參乾笑著，對於皇上的青睞無福消受，卻又不得說不。

「孩兒不敢辜負父親和皇上的期望。」她說著，笑意卻有些淡。

「自然不得辜負，辦妥此事，你往後就飛黃騰達了。」常謹言拍了拍她的肩，濃

眉不禁微揚。「怎麼還是不長肉？」

常參垂著臉。「許是面容肖母，就連身形都肖母。」

「那可不成，不多長點肉只長個兒有什麼用？男人就得像爹一樣，往後你可是要繼承指揮同知一職的。」

常參收拾內心複雜的情緒，抬臉時已是無懈可擊的笑臉。「孩兒肖母也肖爹，只是年紀尚小，多等上一段時日自然就長肉了。」

「也是。」常謹言輕漾笑意，難得添了幾分為父的溫柔。「對了，今日可有與赫家的孩子說上話？」

「有，說了不少話，只是……他似乎慢熱，所以話不多。」說到赫商辰，她神情就開朗了許多。

常謹言哈哈大笑。「他不是慢熱，而是姓赫的一家都是天生一股冷傲勁。」

「這也能天生？」

「自然是，赫首輔年輕時就是張面癱臉，而且還古板得很，守舊得要命。」常謹言一說起赫首輔不禁搖頭失笑。「我記得他們赫家的人都是那個德性，可一個個都是忠君的純臣，雖有時對錦衣衛頗有微詞，但他點出的確實是些該理一理的沉疴舊帳。」

常參仔細地聽著，笑意不禁在嘴角邊擴散。「要是有機會能會會赫首輔就好了。」她真想知道是不是姓赫都是同個樣子。

「他可不會給你好臉色。」

「那有什麼要緊？我定會給他好臉色的。」畢竟是長輩，再者又是朝中的清流純臣，就算受點氣也無傷大雅。

「你這孩子……」常謹言看著她，笑嘆了聲。「這一點好，卻也不好，想成就大事者，性子就得更蠻橫一點。」

這孩子太過偏女相，性子也溫了些，幸好是個習武的好苗子，否則在錦衣衛裡要如何震懾住底下的人。

「我夠蠻橫了，今日連三箭打穿了靶心，把其他人嚇得眼珠子都快掉出來，武師傅都誇了我呢。」她挺起背脊，帶著三分驕傲。

「誇你是看在我的面子上。」

「可不是？這裡裡外外的人，哪個不是看父親面子才誇我，又是看父親臉色辦事？」常參噙著笑反問。

常謹言微瞇起眼。「何時跟我說話時也開始打啞謎了？」

「父親，我……」常參吸了口氣，不容自己退縮地道：「我只是覺得常勒可以跟我一道去國子監。」

「你是去辦差，不是去玩的。」

「常勒自然不會是去玩的，他可以……」

「我說過，他的事我自有安排，你不需要插手。」常謹言話落，臉色逐漸沉了下來。「當初我要你住進國子監舍房時，你說這樣有諸多不便，敢情是為了他才不住舍房？」

「爹，不是的，我只是覺得要是住進舍房，總有諸多不便，要是我察覺有異，怕是來不及通報。」常參趕忙解釋，就怕常謹言改變心意，要她住進國子監的舍房。她哪能去那種地方？身邊不能帶丫鬟小廝，要是沒個人掩護，她的祕密就藏不住了。

常謹言不怒而威的雙眼直瞅著她，像是要從她身上看出真偽，半晌才道：「時候不早，下去洗漱用膳。」

常參欲言又止，最終只能應聲退下。

走回青松院的路上，她不禁朝常勤的院落方向望去，已經是掌燈時分，如今卻還是一片黑暗。

「少爺，您總算回來了。」

常參一回神，見是大丫鬟玉衡，她露出淡淡笑意帶著幾分淺淺的委屈。「玉衡，我回來了。」口吻非常撒嬌，就像個小姑娘一樣。

浴間裡傳來水花的聲響，一會又靜寂無聲。

「少爺，二少爺的事，您就別多想了，橫豎大人會替他安排。」玉衡在旁替她收拾著換下的衣物，邊勸說著。

說真的，她家「少爺」真的是全天下最好的王子，能容人亦寬大，可也因為太好，反教她擔憂，就怕她一個不小心落進別人的圈套，尤其眼下皇上又讓她領旨混進國子監裡。

今兒個一整天，她惶惶不可終日，就怕少爺露出破綻教人察覺是女兒身，幸好少爺向來機靈，再者也當了十二年的少爺，從一開始的懵懵懂懂到如今的深明大義，少爺知道，這條路注定不能回頭。

浴間裡傳來常參幽幽的嘆息聲。「玉衡，話不是這麼說的，不管怎樣，秦姨娘待我還是挺好的，她死前託孤，我怎能不成全她，怎能不守諾？」

三年前，常勤的姨娘已經去世，身邊的奴才丫鬟全被父親打發出去，身邊根本沒有半個體己人，府裡的奴才慣會看父親眼色，知道常勤不受重視，又豈會好生服侍他？

就如方才，連盞燈都沒給他點上，整個院子黑漆漆的……也不知道他用膳了沒，晚上有沒有給他備著炭火？

「少爺，您替二少爺做得夠多了。」玉衡嘆了口氣，就著燭火給她縫製貼身衣物。

「您可以私底下偷偷做，別在大人面前提。」

「我就算偷偷做也會傳到父親耳裡，不如一開始就跟父親稟明。」她的面貌肖母，但是性子肖父，最是厭惡旁人在她背後偷偷摸摸行事。

「可是大人……唉，這不也是當初秦姨娘自己造的孽，能怪誰？」玉衡搖了搖頭，也不再往下說了。

玉衡不說，常參心裡也清明得很。

聽說當年是父親對母親一見傾心，再三登門求娶，最終永安侯才點頭答應，誰知

道娶進門沒幾年，因為母親當時只生了個姊姊常穎，祖母便以無子嗣為由讓娘家姪女進門，甚至下藥和父親有了一夜姻緣，不得不抬成妾。

儘管如此，梁子仍是結下，直到祖母去世父親也不待見秦姨娘，更別說給常勒好臉色看。

而她的母親當初也不知道怎麼想，認定父親是薄情郎，又怕自己沒有兒子，後半輩子沒了依靠，更怕比她晚懷孕的秦姨娘肚子裡會是個男的，於是在她出生前早就預定好了，不管生男生女，最終只能當兒子。

所以她在懵懂不解事時就被當成兒子養，直到表哥發現她的祕密，她才知道原來自己是個女的。

可是知道了又如何？娘早就去了，爹被蒙在鼓裡，她沒勇氣告訴他，只能佔著原該屬於常勒的一切，不管喜怒哀樂都得自個兒扛，她得繼續矇騙，畢竟眼下連皇上都賞識她，要是讓人揭穿了女兒身，常家……恐怕要一夕傾覆了。

也難怪表哥一見她就想逃，想想她要是攤上了這麼個秘密，怕是日子也很難熬。

「少爺，別想了，還得拉嗓子。」玉衡輕聲提醒著。

「還得喊？我喉嚨都疼了。」

「就是得疼，嬪嬪臨終前說過了，要是嗓音還是那般嬌嫩，遲早會露出馬腿。」玉衡口中的嬪嬪是常參母親的陪嫁，兩年前去了，臨終前一直擔憂著她的處境，只能交代一些章程，不敢說能保終身不被識破，但撐上一時是一時，也幸虧大人沒往她身邊塞小廝隨從，否則恐怕還瞞不到這當頭。

常參無奈嘆口氣，趁著泡澡的當頭開始拉嗓子，就等著她把喉嚨喊破，不再讓她的細嫩嗓音成了她的催命符。

桃花樹下，常參還是一樣迷了眼，不禁想，怎麼能有男人長得那麼好，光是站在那兒就像是一幅畫，像是冬日裡的一潭氤氳冷泉，卓爾端雅的氣質，冷冽似梅更似松竹，讓人想親近又不容易。

「常參，你又盯著赫二公子瞧了。」

常收回神，笑睇著璩堅，「是啊，他長得真是好看。」

璩堅微愕了下，像是對他的回答意外極了。「可依我看，常參是玉面芙蓉，更勝赫二公子。」

被拿芙蓉形容，常參不怎麼在意，誰讓她肖娘呢。

「世子此言差矣，畢竟芙蓉易凋零，轉眼即逝，赫二公子那是集天地冷冽正氣，永無潰散一日，才真正禁得起考驗。」

被噎了下，璩堅真的傻眼了，壓根沒想到常參竟如此推崇赫商辰，完全不介意被壓了一頭。

「那倒是，赫二公子事事樣樣都了得，不但箭術卓越，課堂上的學識更不用說，八月的鄉試肯定拿下解元。」

「那當然，我認為他肯定能連中三元。」常參喜笑顏開地道，已經在腦海裡浮現

他成了一代首輔的老古板模樣，肯定跟他爹現在一個樣。

璩堅張了張口，最後輕笑出聲。「看來你確實相當欣賞赫二公子。」那笑意裡只有景仰而無一絲的妒嫉，直教他意外，原來也有像常參這樣的人。

「我也挺欣賞世子的。」

璩堅微揚起眉，笑得有些羞澀。「當真？」

「這事有什麼好撒謊的？」平心而論，一個被當質子的寧王世子，深知自己的處境，還能不卑不亢地從善如流，難道還不值得她欽佩？

「常參，如果咱們真能當知己，那真是再好不過了。」瞅著常參半晌，他不著痕跡嘆了口氣道。

「能不能當知己，現在不知道，但當朋友，現在就是了，走，咱們進學堂吧。」常參友善地以肩輕觸著他的肩。

這一幕方巧被走來的赫商辰瞧見，但也只是一眼，輕瞟掠過，隨即便進了學堂。

「赫二公子、赫二公子，今日上什麼課呀？」常參抬眼瞥見他的背影，箭步如飛的朝他奔去。

「學堂內禁止喧鬧。」赫商辰淡聲道。

「喔……今日上什麼課呀？」她壓低聲音，笑嘻嘻地問。

赫商辰只是淡瞥一眼，什麼也沒回答，常參也不氣妥，死纏爛打地追問。

後頭，璩堅瞧著兩人良久才收回目光，徐步進了學堂。

至於早已經被常參給拋到腦後去的和霖和成碩，兩人面面相覷，目光複雜。

「常參這小子到底在幹什麼？」良久，和霖終於忍不住問了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他什麼都不想知道。

「課堂早就有章程，哪天上什麼課，咱們可以挑著上，他怎麼可能不知道？幹麼非得追著赫商辰問？」

根本就是明知故問嘛，他到底在幹麼？而且還把他們這兩個與他最親近的兄弟丟下……真是教人惱火。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你除了不知道就沒別的話好說了嗎？」

「我又不是他肚子裡的蛔蟲，怎會知道他在想什麼？」成碩沒好氣地瞪他。

「你……問你也是白搭。」啐了聲，和霖氣呼呼地進了學堂裡。

成碩一臉我招誰惹誰的表情，翻了個白眼，還是乖乖地跟上。

上午時分，一堂課是由學正講解十三經，另一堂課則是自修。

趕著今年八月要進秋闈的人，全都埋頭苦幹，或者圍成小圈各述試題，至於跟秋闈擦不上邊的，要不是到外頭悠晃，就是窩在一處閒聊。

「你眼睛痠不痠，常參？」和霖大步走到常參面前，硬是擋住她的目光。

「不好意思，讓讓。」常參也不客氣，抓著他的腳直接往旁一拽，拽得他險些撲倒在地。

「你！」

「噓，堂內不得喧譁。」常參滿臉正經地道。

和霖的頭上都快冒煙了，哪管地板上有無蒲團，硬是往他面前一坐。「常參，你能不能回回神，你這樣盯著男人瞧，都不怕真傳出什麼流言？」

「什麼流言？」

「就是男人……跟男人那個啊。」

常參眉頭都快打結。「你到底想說什麼？是男人就不要扭扭捏捏的，直接點行不行？」什麼這個那個的，打什麼啞謎？

和霖抹了抹臉，很乾脆地問：「只問你一句，你是不是喜歡男人？」

「我當然……」常參急急抿了唇，慶幸自己收得快，臉色一冷，反問：「你有毛病，問我這什麼問題。」

「不是啊，還不是你老喜歡盯著男人看，以前盯著兵部侍郎家的三公子，早上也盯著寧王世子，現在還盯著赫首輔家裡的二公子，你……不管怎樣，總得收斂點，要不風言風語傳進你爹耳裡，遲早被打斷腿。」和霖苦口婆心地勸說著。

常參的神情有點懵，懵得有點傻。

什麼跟什麼……她只是拿他們當範本，畢竟她要當個男人，總得像個男人，好比走姿坐姿等等，這都很講究，所以她會刻意尋些她欣賞的人，想學得透澈點。

至於寧王世子，那是皇上給她的祕密任務……他有必要想得這麼複雜？還是說，在旁人眼裡真成了那個樣子？

「你……我懶得跟你解釋。」常參直接賞了他一個大白眼。

「要不等你再大一點，我帶你上青樓開開眼界。」他想常參年紀還小，不知道姑娘家的好，再過個兩三年定然就會開盤。

「好，你帶我去，到時候我再跟你爹說，讓你爹打斷你的腿。」

「你！」

外頭傳來噠噠噠的聲響，常參立刻跳了起來，將和霖推到天涯海角遠，三兩步就走到赫商辰身邊，一手抄起他一手抄起璩堅。

「走，用膳去。」幾乎不容兩人說不，她隨即問道：「赫二公子，下午的驗屍課，你有沒有興趣？」

赫商辰無言地看著常參抓著自己的手。

「有興趣是吧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有興趣。」她逕自下了定論，隨即又對著璩堅道：

「寧王世子肯定也有興趣，對不？」

「不，我……」

「常參，你怎麼這般蠻橫，強人所難？」一旁原本和赫商辰正在討論十三經的李鵬，十分不滿人就這樣被常參拉走。

「我強人所難？」常參滿臉疑惑，想了下，問：「難道李公子不想上驗屍課？」

「誰會——」

「對了，你沒看過屍體，肯定會怕。」常參像是自己想通了，自問自答。

李鵬被截了話，心裡更惱火，怒道：「誰會怕？」

「他都不怕了，想必你們也不怕。」這個你們指的自然是赫商辰和璩堅。

「……大概吧。」璩堅乾笑著。

「就知道，就知道，咱們一會邊用膳邊聊，走走走。」話落，她興高采烈地拉著兩人，還不忘吆喝其他人一道。「李公子，快啊，咱們趕緊用膳。」

「走就走。」說他怕……有什麼好怕的？

「……他又把咱們給忘了！」和霖悻悻然地道。

「興頭上而已，你就別管他了。」成碩嘆口氣。

「你的意思是他對咱們膩了？」

「欸，你這用詞怎麼聽怎麼怪，說白點，常參就是愛玩嘛，他跟我二弟年紀相當，正好玩，到哪都想呼朋引伴，這也沒什麼，況且常參多交點朋友有什麼不好？」一口氣說了這麼多，成碩都覺得自己像個老媽子，再說不聽他也懶得理。

「是沒什麼不好，就是……」空虛啊，感覺像是自己的弟弟被人搶了……失落啊。

殮房裡，嘔吐聲此起彼落，能夠穩穩站在一具大體旁的學子，真的是屈指可數。

「要吐到外頭去吐，別弄混了裡頭的氣味。」開口斥罵的是負責驗屍課的吏人，是大理寺借調過來的。

得到這麼一句話，大半的人都逃出殮房了。

「就是，本來味道就不怎麼好了，現在味道更糟了。」和霖不禁碎唸，覺得自己好厲害，居然不想吐，只是……有點腿軟。

看到身旁面如白紙的成碩，他還是覺得自己頗了得，再看向面無表情的赫商辰和還能揚出笑意的常參，他不禁想，這兩個人有病吧。

「記住這個味道，這就是已經死亡三天的味道，隨著死亡的時間愈長，味道會有不同的變化，有機會拿到死亡多日的大體，再讓你們聞聞，略作辨識。」吏人看著在場尚有四個人，心裡覺得很安慰。

一開始得知他要到國子監給監生上課時就覺得古怪，畢竟科舉不考這門功夫，想必監生根本不會想上這門課，只是奉皇上旨意，他只能硬著頭皮打算做做樣子，誰知道認真上課的還是有的。

「可是先生，若是才過世尚無味道，又該如何推算死亡的時間？」常參輕聲問著。吏人内心感動無比，打算知無不言，傾囊相授。「這就得先看這兒。」他掀開覆在大體上的白布，指著右下腹之處。

「這兒？」

「對，才剛斷氣的一個時辰，面部眼珠開始僵硬，三個時辰後，肢體已經僵硬，六個時辰則是渾身僵硬，然而只要再過三個時辰，反倒開始變得柔軟。如果斷氣十個時辰左右，此處會開始泛綠，然後開始往腹部大腿開始擴散，如這具這般，不過也得要依當時的環境和溫度推算，要是在夏日，腐敗得更快，冬日自然慢一些，如果死後拋入水中，所呈現的又不同，這往後會教到這部分。」

常參仔細看著，又問：「如果是在一般環境斷氣數日的話，又會有什麼變化？」

「通常在斷氣後五日，顏色就會從綠轉黑，最晚七日後定會出現明顯的紅色斑片，

而這斑片又能分辨當初死者是倒臥或是仰臥等等姿態，因為紅色斑片必然是靠地的那一面產生。」吏人激動極了，恨不得將常參拉到一旁，盡情說個痛快。

「可我曾聽說有人能從屍水就斷定是何時斷氣的，真有此法？」常參抬眼問著，餘光瞥見赫商辰正目不轉睛地瞅著自己，不由朝他一笑。

吏子微詫地瞅著常參，一副找到知己的狂喜模樣。「在古書確實有如此一說，只是敢嘗試的人不多，上頭記載屍水味道能判斷斷氣日數，然而既然有其他法子可佐證，自然就不會有人使這法子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常參聽完，滿意地輕點頭。「可還有其他佐證斷氣日數的法子，學生願聞其詳。」

「喔喔，這可多著了，我跟你說呀，一般來說剛斷氣時可以先從面部五官開始找線索，好比三個時辰眼就濁了，嘴唇也會縮皺，再來就是——」

砰的一聲巨響，嚇得常參回頭望去，驚見和霖跟成碩雙雙倒地。

「喂，你們兩個怎麼了？」常參毫不客氣地左右開弓，一人奉送一個耳刮子，狠狠地將兩人給打醒。

「你這是在打仇人啊？」和霖坐起身罵道，撫著已經開始腫起來的臉頰。

「不是呀，怎麼你們突然都倒了，我嚇一跳嘛。」

「我才嚇一跳呢，你沒事問得那麼詳細做什麼？」知不知道先生把白布掀開時，他就開始想吐，腿也更軟，恨不得趕緊下課，誰知道這傢伙問出興味了，竟在一具半遮掩的大體前討論細節……他能不到嗎？

他一直偷偷靠在成碩身上，藉此隱瞞腿軟的事實，哪知道成碩一倒他只能跟著倒，不然咧！

「既是上課，當然得問個詳實啊。」他想知道有朝一日，自己能不能用死遁逃離京城，自然得先作功課了。

「你有病！」午膳才剛吃過，誰能像她追問驗屍的技法。

「你才有病，懶得理你。」常參啐了口，雙手環胸瞪著他。「既然受不住，就去外頭待著，別妨礙咱們倆上課。」

「你還上？」

他是真的搞不懂常參在想什麼，往後接了錦衣衛的位置，只負責緝拿法辦，哪裡需要懂驗屍這些？這些有北鎮撫司的去辦呀，常參學這些做什麼，上十三經時都沒見他這麼認真。

「為何不？成碩，把他帶走。」常參嫌棄地擺了擺手。

和霖正要說什麼，成碩已經一把將他扛起往外走。

「成碩你這混蛋，你扛著我做什麼？還不放我下來！」

「你腿軟了，不扛著能走嗎？」

「你你你……」為什麼要揭他的底，給點面子不行嗎？

待兩人一走，裡頭可是真正清靜了，吏人見常參有心要學習，便領著人離開殮房，到隔壁的學室裡，讓常參與赫商辰入座，開始仔細地講解入門判斷技法。

一堂課整整一個時辰，吏人講解得酣暢淋漓。

常參受益頗多，朝他行了個大禮，讓他在離開學室時腳底都有點虛浮。

待臾人一走，常參趕忙將方才所學抄記下來，只是一直覺得有道目光直盯著自己，逼得她不得不側眼望去。

「赫二公子？」哇，他肯正視自己真令她開心，但能不能等等，等她把字寫完再說？

「錦衣衛似乎不須學這些。」

這是赫商辰頭一次主動和她交談，她開心地把筆擱下，道：「赫二公子，話不是這麼說的，學著嘛，不管用不用得著都不虧，萬一能派上用場，就不用再浪費時間找忤作了，是不？」

「真是如此？」

常參直瞅著他那雙清澈又深邃的眸子，有剎那的錯覺，覺得自己在他面前無所遁逃，不由垂下長睫掩飾。

「自然是如此，咱們會進國子監，就是為了有朝一日能為百姓謀福，如今多學一點，總好過往後手忙腳亂。」她說得又急又快，只為了掩飾私心。「難道，赫二公子不是這麼想的？」

「自然是。」他輕點著頭，深深地看著常參，又道：「你如此年紀有如此胸懷，令人欽配。」話落，起身朝他作揖後就先行離開。

常參呆愣愣看著他的背影，慢了半拍地心花怒放了起來。

他誇她呢！

可是笑意只維持了一剎就緩緩凋零，他要是知道她是懷著什麼心思學驗屍技法，還會這麼誇她嗎？